



百花园文丛

主编 杨晓敏

一路黄花

郭昕 著

在今天这个充满

变化的时代，许多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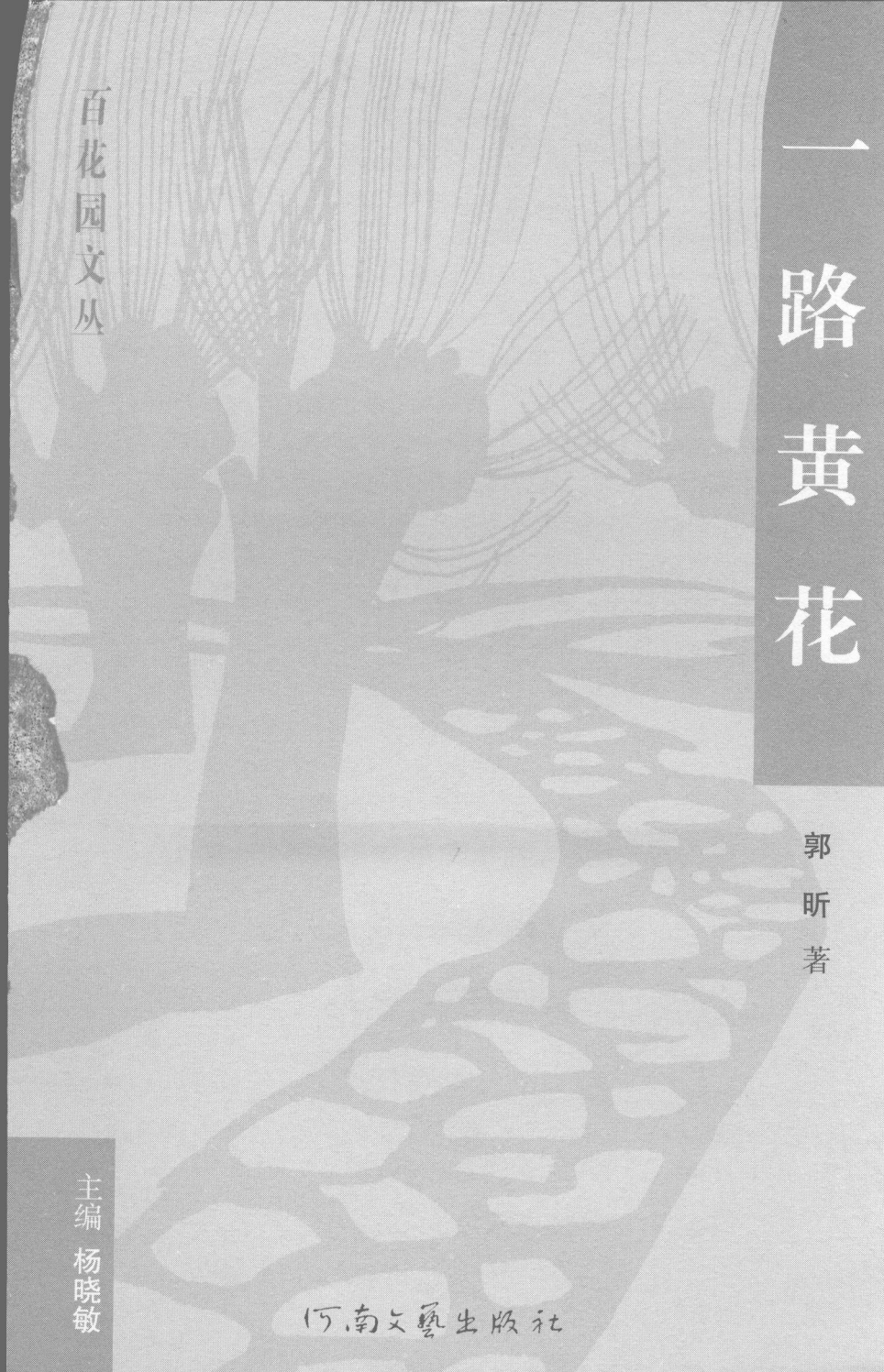
懂得扬弃，扬弃他们认为不必要的东西。但许多人往往都忽略了固守。固守才

使你同别人有所区别，固守才使你看到一路黄花。对我而言，文学，小小说，

恐怕就是我这辈子必须固守的东西。已经二十年了，再向

前走去，脚下也是一路黄花吧。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一路黄花

郭昕著

百花园文丛

主编 杨晓敏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黄花/郭昕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2

(百花园文丛/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754-0

I. 一… II. 郭…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833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54-0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 1 唢呐住香林寺
- 10 那一年
- 15 玉子
- 18 凋落
- 22 雀巢永驻
- 25 发型
- 29 相信
- 32 该死的烟筒
- 36 追寻辉煌
- 40 大头
- 42 还俗
- 47 办公室里的故事
- 50 今天是中秋节
- 54 面对生活
- 57 墙
- 60 大床

- 63 冬季到广州去看绿
67 男人你缺点啥
72 我不是个纯粹的城市人
77 你无须改变自己
80 河边的行者
83 那个难忘的夏天
87 女人·小小说(之一)
90 女人·小小说(之二)
93 一路黄花

一路黄
花

唢呐住香林寺

天不亮就起风了，吹得松动的窗玻璃啪嗒啪嗒响。女孩醒了，蜷在被窝里听风。女孩最讨厌这个城市的春季，准确地说是讨厌这个城市春天的风。干风裹着黄土，鞭子一样抽打蹂躏着城市，把遍布大街小巷的法国梧桐上吊着的小毛球球揉碎了，天女散花一样纷扬着淡黄色的细细的毛毛，人就是关在屋子里也躲避不了这些黄毛毛的侵扰，眼睛里、鼻孔里、耳朵里，甚至被衣服遮掩着的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会有黄毛毛贴上去，搞得人刺痒难耐，说不出的烦躁。

不去了。哪儿也不去了。今天哪儿也不去了。女孩对自己说。她换个睡姿，把身体在被窝里放得更舒服些。

昨天晚上，为如何打发星期天男孩和

女孩讨论了几个回合。这几乎是近段每个星期六晚上的保留节目了。男孩女孩讨论得认真又淡漠。远的景点交通是个问题，旅游车倒是有，可坐那种车去旅游让人觉得自己就像只晕头鸭子一样被人轰来赶去的，丝毫体会不到“旅游”的愉悦。“不去。”女孩说。近处呢？稍微有那么点“玩”的价值的地方他们差不多全踏过了。

“总不能在屋里闷一天。”男孩说。

也是，总不能在屋子里闷一天。女孩想。该有个去处。早先，星期天节假日他们可以在屋子里关一天，饭都懒得吃。那时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现在不行了。这念头只是那么闪了一下女孩立刻把它赶走了。

“去尖岗水库吧。”女孩想起教研室的几个青年上个星期天刚去了这地方。

“好玩？”

“可以吧。”

反正得有个去处。女孩想。

屋外，风在嗖——嗖——地叫着。“姨姨，刮风时为什么会有吹哨的声音？”暑假回家时姐姐的女儿姐姐问她。女孩被刚上学前班的姐姐问愣了。刮风就是刮风呗，刮风当然要有响声呀。这个姐姐。女孩这会儿躺在被窝里听风，嗖——嗖——真的像吹口哨的声音，像有个老妖婆躲在哪个角落恶毒地冲这个世界吹口哨。是啊，刮风为什么会有这种响声呢？女孩也像姐姐一样问自己。

男孩来了，男孩出人意料地戴着摩托车头盔。红色的，很鲜亮。

“我把转子的车骑来了。”男孩好不得意。

转子是男孩和女孩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前两年停薪留职办了家“婚庆服务公司”。当时不少人撇嘴，不想一年多下来，本田 125 骑上了。

男孩戴着头盔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催着女孩起床，女孩觉得他走来走去晃得自己眼花。

“我不想去了。风太大。太脏。”

“一会儿就停了。”

“真不想去了。”

“说好了的。你咋啦？”

是的，说好了的。好多事就是因为是说好的就从此不可更改，只能一条道走到底。只有去了。女孩无可奈何地想。况且，像这样一整天待在屋子里也实在没意思得很。

刚出了城区，男孩就把油门一轰，摩托车开得飞快。风鼓起他的夹克，像只充足气的大气球。女孩伸出双臂把球箍扁了。很快，她的胳膊感觉到男孩身上的体温。男孩两肩端得平平，脖子微微往前探着，女孩想象得出他全神贯注的模样。女孩觉得男孩今天格外精神抖擞。这是因了本田 125 的缘故，女孩想，而不是因为同我一道出来玩。女孩记得有一次说起什么，男孩说谁谁谁说了，这一辈子最大的目标就两个：买一辆好车，娶一个好老婆。女孩记得很清楚男孩说这话时眉飞色舞的表情。这也是他的心里话吧。女孩当时就想，我就只是一辆车吗？或许还顶不上一辆车吧。女孩心里好委屈。女孩知道这是自己一个致命的毛病，什么事都爱一针见血，什么事都要由表及里。其实，有好多事是经不

住深究的，什么事都搞得一清二楚就没意思了。况且你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难得糊涂不是。可女孩改不了自己这毛病——改得了的还能叫毛病吗？

风很大，比市区更大。好在沿途没有法国梧桐，没有那些该死的黄毛毛。女孩把身子紧贴在男孩的背上，下颏搁在男孩肩上，偏过脸去，看路边的风景。

大片大片的麦田，绿得厚重，绵绵不断地迎上来，退下去，偶尔亮出油菜的黄，那黄灿烂得单薄，轻飘飘的一层，像飘浮在绿海上的黄云。道边呼呼地闪过一间间房屋，一块块招牌。杂货店、修车铺、私人兽医诊所，更多的是饭店，一览无余的小饭店。会有生意吗？女孩看着一闪而过空空荡荡的饭店想。女孩看到退去的红砖墙上大多刷着一些白灰大字。“家有金山银山，不如保险做靠山”，“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菌种在53中”。倒挺朗朗上口的。女孩觉得新鲜，这同城里广告牌上的口号和电视里的广告词儿不是一个味儿。女孩收回目光，将脸偏过来，换个方向看。“再苦不苦孩子，再穷不穷教育”，“李庄售蝎子”，“唢呐住香林寺”。女孩一怔，“唢呐住香林寺”？摩托车飞驰而过，一会儿，又闪过“唢呐住香林寺”几个大大的白灰字。红砖墙上的白灰字五花八门，土地、计划生育、水利、保险、教育，全是女孩一扫即明的口号，且大多是一晃而过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次。唯有“唢呐住香林寺”这几个字一而再再而三循环往复地出现在女孩的视野里。

“唢呐是什么？”女孩对着男孩的耳朵喊。迎面扑来的风把她的话吹散了。

“你说什么？”男孩在头盔里大声嚷着。

女孩也不知道她想说什么。唢呐是什么,一个人?一个吹唢呐的人?还是一个响器班子?女孩只是从小说里,从电影电视中知道农村有这么一种民间艺术团体,专门承办红白喜事的。香林寺又是什么地方,什么林是香林?桃林?杏林?苹果林?枣林?为什么不叫香林村、香林庄、香林寨,偏偏叫香林寺呢?女孩觉得“唢呐住香林寺”这几个字合起来念别有一种韵味和内涵,深不可探。

沿途的一切女孩全都视而不见了,只有“唢呐住香林寺”在她心里久久地回旋着。

清明已过,气温却一直上不来,水库附近更觉冷风袭人。站在水库大坝顶上,女孩不由打了个冷颤。太阳在天上挂着,白白的晃眼,却感觉不到温暖。几乎没有什么游人。水库的水倒是很清,风吹水涌往岸边送过一排排浅浪,站在水边哪个地方,不要往太远的地方看,很可以自以为是站在哪个海边。还有点诗意。女孩自嘲地想着。

女孩男孩互相端着“傻瓜”为对方拍了几张,谁都没想起拉一个游人为他俩合张影,水边的节目就完了。女孩感到几分疲劳,大概是风刮的早上醒得太早的缘故。她想到山冈上找个避风处躺一会儿。男孩发现水库那边鱼塘有人垂钓,“我去看看。”男孩把女孩送到一处山坳就走了。

山坳里没有什么风,太阳在这里才显示出一些威力,晒得人暖暖的、懒懒的。

已经有两拨儿人在那儿了。远一点那拨儿有十来个,埋锅造饭已近尾声,女孩望了一眼,又望了一眼。那

帮人带的东西真全啊，锅、盆、勺、桶、成塑料袋的木炭，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饭盒……十来个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蹲着的，个个呈酒足饭饱的慵懒神色。有两个女的正吆喝男的去提水。“接着。”一声呼喊甩过去一个红色的大塑料桶。两个男人晃晃的下岗去了。近似的这拨儿四个人，三男一女，围一圈打牌。“怎么会是三男一女，女的是哪一个男的‘朋友’，还是三个男的朋友？”女孩想。想想看看，看看想想。那四位牌打得很沉闷，只是一张接一张发牌，极少对话。女孩到了儿也没弄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我们，一目了然。”女孩想着，有一丝不忿儿。

女孩和男孩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从大二那年开始谈，现在毕业两年了。五年的时间，恋人们该做的能做的一切似乎全做过了。一切还没有开始，却已经走完了。再走下去，只是对以往的重复。女孩就不明白，父母结婚差不多四十年了，父亲没离休时，偶尔出差几天，母亲就会叨叨：“你爸也该回来了，说是最多五天的。”其实，父亲回来了，母亲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回来了。”一句话就把她所有的思念、焦虑、渴盼冲淡了包容了。日子又那么日复一日地走下去。“你不烦吗？”女孩多次想这么问母亲，可始终没张开嘴。她怕。

男孩回来了，神采飞扬。“鱼不少呢！眼看那家伙一会儿钓上四条。这么大。”男孩竖起两根食指，在胸前摆出一个距离。

“不过不值，钓一斤五块，农民精着呢。”

“玩嘛，花钱过过瘾。”

“太贵，比在市场买还贵。”

“进公园你还得交门票钱呢。”

女孩不理她，拿出一节火腿肠撕开吃，又拿出一听饮料。

从岗上下来两个小男孩，大的七八岁的样子，小的五六岁吧，穿得齐齐整整，但黑。脸黑，手黑。大一点的手里拎个编织袋，他们走到距男孩女孩几步的地方停住，也不说话，只是瞪着女孩男孩。女孩扬手把身边两个空饮料罐朝他们滚过去。小点儿的男孩上来把两个空罐截住，啪啪两下踩扁了，拾起扔进大男孩张开的编织袋里。

女孩又想起姐姐家的妞妞，妞妞和这小男孩差不多大，学钢琴快两年了。妞妞很可爱，她会问：刮风时为什么会有吹哨子的声音。妞妞很刻薄。也是那个暑假，她对女孩说：“姨姨，我讨厌楼下老头儿。”“为什么？”女孩问。“他的脸不好看，像狗。”妞妞在一旁喝斥：“妞妞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女孩再下楼时特意注意了楼下那老头儿，他总在傍晚时候搬个小凳子坐在马路牙子上乘凉。他的脸黑，长，眼大而无光，嘴巴特大，往两个耳朵边拉着。确实像狗的脸，像毛快脱光了的老狗的脸，让人可怜又厌倦。妞妞的感觉很准确，她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女孩羡慕妞妞，她感觉到什么就能说出什么，女孩不能。女孩前面不远的那个和妞妞一样大小的男孩也不能。大些的拎编织袋的男孩走了，和妞妞一样大小的男孩蹲在他们面前几步远的地方，仰脸看着女孩他们。

男孩喝一口饮料，咬一口火腿肠，又翻地上的包：“面包呢？”

女孩说：“快喝了。”她知道那个小男孩在等男孩手中的饮料罐，她努努嘴示意男孩。

“管他。”男孩在女孩身边躺下，那半罐饮料立在他身边开始泛青的草地上。

风停了。真应了男孩早上的话。太阳越发暖，人越发懒了。女孩也躺下，和男孩并排，并扯过风衣盖在男孩和自己的脸上。女孩闭上眼睛，闻到了男孩身上特有的气息。她感到身体里有些热热的东西在涌动，她盼着男孩翻过身来，扳过她的肩膀。但男孩睡着了，睡得很香。身体有时会猛地抽动一下。

摩托车又一次从绿的麦田、黄的油菜、红的砖墙、白灰的大字前飞驰而过时，女孩想起，香林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啧啧也是。

回到女孩的住处，他们泡了四块三鲜伊面，每人两块。

“这地方还可以。”男孩呼噜呼噜吸着碗里的面条说。

“可以。”女孩拿筷子挑着碗里的面。

“我得把车给转子送去。”男孩匆匆吃完，拿起床上的头盔要走。女孩忽然有一丝感觉，男孩好像急于离开这间屋子，唯恐她一把拉住他似的。她就想看看男孩的眼睛。

男孩没把眼睛给她。男孩掂着头盔走到门口了。女孩只看到他的背，宽宽的。

已经拉开门的男孩转过身，头盔扣在头上，头盔前面那块挡风玻璃片掀起，眼睛就在头盔玻璃片阴影覆盖下。

“下星期天去哪儿？”

“再说吧。”女孩淡淡应着。她没想到男孩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心里却有什么地方在喊：

唢呐住香林寺。

唢呐住香——林——寺。

香——林——寺。

女孩听着男孩“砰”的关门声，心里想：下个星期天去找香林寺，骑自行车，一个人去。

晚上，女孩在梦中看到了一片雪白的梨花，铺天盖地的雪白一片。

那一年

“七十四块三毛八。”

当生猪收购站那个鹰钩鼻子把那些大的小的软的硬的票子推到爹面前时，爹似乎被它们吓住了。半天才想起伸手，伸到半道又缩回去了，哈着腰小心翼翼地问鹰钩鼻子：

“七十四块——三毛八？”

“没错，老头儿。”鹰钩鼻子不耐烦了，随手把钱一划拉，说，“一边去，老头儿。”

钱出溜到了桌边，两张小票顺桌角滑下，在冬日的黄昏中飘飘洒洒。爹慌慌地伸手去抓，票子像是故意跟爹捣蛋样左扭右摆最终还是巧妙地落在了地上。不等爹弯腰，我麻利蹲下，捏起它们拍打拍打又捋得平平展展递到爹的手上。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去年队里分红，

爹和娘干了一年分了十六块四毛二。这七十四块三毛八比十六块四毛二多多少呀，我算不清，也顾不上算清，只知道欢喜地咧着大嘴看着爹。

爹好像不会笑。见着这么多的钱他也不笑。爹“呸呸”往拇指和食指上吐了些唾沫，把钱一张一张仔仔细细点了两遍，又在桌上磕了几下，最后大票在下，小票在中间，几个硬币规规矩矩码在最上边，一卷，掖到黑棉袄里面。

“回啦。二小。”

我站那里不动。

“家走呀。”爹催我。

“爹——你说猪卖了给我买挂炮……”

爹愣了愣，手抬起来。我仰脸盯住爹的手，爹的手把没扣住的黑棉袄扣子扣好就放下了。

“爹——”

“啥时候了，铺子都关门了，下回吧。”

我的心一下凉透了。要不是爹说过卖了猪给我买一挂炮，我才不跟他跑二十多里冤枉路呢！下回，下回在哪儿呀，从我记事起，这是我家卖的第一口猪。

“爹——”我喊着，泪蛋就要掉下来。

爹不看我，端起车把在前面走了。

再有两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了，我们这儿叫小年。街旁哪家灶屋里飘出一股好闻的猪肉白菜炖粉条的香味，诱得我使劲吸了两下鼻子。结果，连收购站厚厚的猪臊气都吸进去了。

我把裤子往上提了提，极不情愿地撵爹去了。

出了公社这条小街就是高高低低的黄土路了。远

远的庄子上有一缕缕白烟升起，一两只回窝的鸟急急地打头顶飞过。我跟在爹后面，脚踢着土坷垃心里骂着爹。还是爹呢，说话不算数，谁跟你叫爹呀！我故意走得很慢，慢着慢着就看不到爹了，我干脆一屁股坐到路中间。等一会儿就听前面喊：“二小——二小。”我不答理。又是几声：“二小——二小。”我磨磨蹭蹭地站起。等又看到爹时，爹蹲在路边数钱。见我过来了，爹把钱掖到怀里，拍拍棉袄。

“坐上吧。”

我一扭身，给爹一个脊梁。

“坐上吧，二小。”爹架好车等着我上去。

我想起爹怀里揣着七十四块三毛八，爹答应过给我买炮说话不算话，心里就堵上一个大疙瘩。我想起爹晌午跟我一样吃了两碗红薯面饸饹，推着两百来斤的猪走了二十多里地，爹的个子好高好高，爹的背已经有点驼了，爹这会儿驼着背端着车把等我上车，心里的疙瘩就软了，化了。

“上去吧，推着走快点儿。”

天差不多黑透了，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传来。车轮吱扭吱扭叫着，在黄土路上滚动，颠得我上下眼皮直打架。风呜呜地吹着，棉袄变得跟张薄纸一样。好冷啊，怎么还没到家。什么东西搭到身上，暖暖的。我闭着眼抓一把，噢，是爹的大棉袄。爹推了我一路，该下来走走了，可浑身酸软，一动也不想动。好像是过桥了，那座长长的石拱桥。车头翘起来了，高高的，车屁股又撅起来了，高高的。迷糊当中，听到哪儿响了一声“当啷”。好了，过完桥，再有个一里多就到家了。想睁眼看看爹，却